

平凡的一天

六哥

2021年1月10日，中国第一个警察节，可对于六哥来说，这就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对于今天，没有人因为是警察节而停止报警，而且还是那些可有可无的警情。

比如：给派出所转交警交通堵塞。比如：上午11点保密向12345反映“噪音”，12345再给“噪音”转给派出所。当然，还有更绝的：

因为老居民楼没有专门的烟道，所有住户炒菜的油烟都向楼道里排，楼顶的住户为了防止油烟倒灌入其家中，便将楼梯过道内的窗户打开了一条小缝散油烟，结果，邻居以这样开楼道内的窗户会“冻的心脏病发作”为由，责令邻居将楼道内的所有窗户都关闭。当民警问要求关闭窗户的报警居民为何不求助居委会调解邻里纠纷时，对方毫不客气的甩出了一句：“出了人命你们就管了是吧。”

零下9℃，虽然是非警务，但警还是要出的，但出警民警到场后，却根本递不上话，报警人的嘴如加特林机枪一般不停的喷射，最后，民警把楼道的窗户关闭，处警完毕。

朋友问六哥，今天是警察节，你们的食堂是不是会做好吃的庆祝一下啊，其实六哥很想告诉他，警察节，对于我们一线民警来说，都是如往常一样的平凡的一天而已。

今天，对于六哥来说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也遇到了很多平凡的人，但今天有些平凡人也给六哥带来了一些不平凡的感动。

今天一早，六哥与同事一起赶到了城市的广场，在那里穿着冬常服参加了警察节的一些活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是快中午11点了，在等车一起回所的空隙，六哥特意找到了一个避风还有太阳的地方稍微坐了一下，歇歇我那已有些僵住的老腰。

这时，有一名男子走过来，问六哥从左手边是否可以出去，其实六哥是有些纳闷的，这里是广场，即使八百度的近视也能看到这里四通八达的，走哪里都可以走出去，为何要问路呢。当六哥说完“可以”两个字后，小伙子微笑着说了句：“祝您节日快乐！”

直到这一刻，六哥才知道，他是故意问路的，就是为了最后给六哥说一句“节日快乐”。六哥微笑着目送着这位小伙子离开，此刻，真的觉得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下午回所以后，或许是冻透了的缘故，总是昏昏沉沉的，中间给群众答复问题的时候也都感觉腾云驾雾的。下午快五点的时候，派出所的大厅内进来了一对母女两人，我们本以为又来报警的群众了，急忙招呼她们进来。

进来以后，母亲笑着说：“我们不是来报案的，女儿在他爸爸的手机上看到了今天是警察节，白天她特意画了两张画，今天非要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说罢，小姑娘羞涩的把两张亲手画的贺卡分别递到了六哥和我同事的手中。

经过简单的攀谈，六哥得知，小姑娘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也都不是警察，因为她看到平时警察很辛苦，所以就在“警察节”这个日子特意亲手画了两幅贺卡，送给警察叔叔。六哥郑重的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小姑娘也庄重的向六哥回了一个队礼。

不瞒大家说，这是六哥在警察节里

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我与同事也分别将贺卡稳稳的夹在了书里好好保存，班组的兄弟们七嘴八舌地说，这贺卡，我们是不是该去压个膜，终生保留这份感动。

晚上，又有四百多外地来访问人员的名单推送过来了，这些人我们需要逐一核实他们的现住址及从疫区到来的时间，核酸检测情况。在辅警兄弟给其中一名被随访人员拨打电话核实情况时，在临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对方在电话里说：“祝你节日快乐！”辅警兄弟高兴地说：“哥哥，这人真好，他祝你节日快乐。”兄弟笑得很开心，开心的像个孩子。

深夜，严寒冻死了所有的喧闹，而在这片宁静中，六哥又看到了这样一份温暖：一线民警，每天都在经历社会的阴暗面，每天都在接触负能量，或多或少的身上都有抱怨，都有戾气，但一线民警，也真的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哪怕你是平凡人，但你的一句谢谢，一张贺卡，一个微笑，一份宽容，都可以让我们澎湃。谢谢你，平凡的一天，谢谢你，让我感动的陌生人！



故乡老井

贺余环

故乡那一口老井，几回回在我梦里依稀可见，岁月磨平了生活的棱角，她像一把随风飘逝的沙子，填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她有那那般陌生，有那那般清晰，说她陌生是因为这井已经干枯了十几年，那一汪泉水早已没了踪迹，说她清晰是总觉得自已，亦如豆蔻梢头的少年模样。

故乡位于巴山南麓，一座小地名曰为老屋场的高山上。我们祖祖辈辈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和一口老井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听老一辈说，村里以前没有泉眼，要从两三里外的山下挑水淘米做饭，自从一百多年前前挖到了泉水，村里的人丁便兴旺起来。仍记得小时候，这口井水既是饮用水，也是生产用水，为了方便担水洗衣，祖辈们用石板和着水泥建起了水井，又在水井正前方打了个小洞，留了个出水口，再修成水塘，成了女人们洗衣服的地方。农闲时三三两两的妇女，常来这边洗洗涮涮，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闲谈着家长里短。

父亲用泥土垒成的三间土坯房建在距离水井最远的地方，往返井里取水便成了我们一家人的难题。这个被茂密竹林包围着的水井正上方还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娘娘庙，据说这里是全村风水最好的地方，逢年过节，香火不断，是村里日常最热闹也是最有情味的地方。

约莫在我六七岁时，就成了家里最小的取水工，每天上学除了塞满破旧书本的背包，我与姐姐总是提着两只小水壶，往山下走，到了井旁的小路上，我们便把水壶藏在树林里。下午放学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回家，一路玩玩闹闹，到了路口，我们便自觉的将“藏”得显而易见的取水壶取出，沿着铺满青苔的小路去往井里取水。记忆中井里的水总是甜丝丝的，一看到这清澈见底的水，一身的疲沓烟消云散，用手舀起水便满足的大口畅饮起来。取完水大家便玩闹起来，或是爬竹子或是泼水嬉戏，漫山的竹林和泉水成了我们的游乐园。待到夜幕降临时，三三两两的孩童便不约而同提着

水回家，大家你追我赶，丝毫感觉不到手里的份量。走到三岔路口，便只剩下我跟姐姐，儿时我总认为姐姐力气很大，总会在我喊累时一把抓过我手里的小水壶，直到现在我才想起，那时我的姐姐分明只比我年长两岁……直至多年以后姐姐成家生子，仍在我“提不动水桶”时抢在前面。

冬去春来，寒暑易节。故乡的水井承受着祖祖辈辈的吮吸，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村民，成了一口名副其实的“老井”。从小水壶再到大水桶。时间在转，转眼间姐姐长到了十二岁，到了小学毕业念到初中时，住进了寄宿制学校，那时的我满心羡慕姐姐已不再提水。后来父亲母亲也从农民变成了建筑工人，开始在山下集镇建自己的楼房，我才兴奋地收拾了衣物跟他们一起，终于告别了那口老井，那一刻，心中五味杂陈，曾经梦想无数次逃离的地方，等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总千般不舍，瞬间泪水欺骗了泪腺。那年建设高速公路，在山下打通了隧道，或许是打到了泉眼，一汪泉水都汇

到了隧道，注入了白石河，那口老井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奄奄一息。或是看到村里没了泉水，亦或是想着日后更好的发展，乡亲们都着手开始在山下建房。建好的高楼里，刷上了白漆，通了自来水。告别了挑水做饭的日子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谈论最都的还是那口古井，年长的叔伯借着酒兴提出要水井重建，最后不了了之。而我的老井在弥留之际依旧滋养着村里不愿搬迁的老人，直到她们的生命终结。村里又为山上的老人家家家户户拉去了自来水，老井旁的娘娘庙里依旧香火鼎盛，而干枯的老井再也无人问津，杂草丛生，只能用破败诉说着她的辛酸和无奈。

毕业之后，我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毅然选择回到老家工作，像老井一样，不需要人们记住，用甘甜的水奉献给可爱的父老乡亲。每每祭祖踏春经过那口老井时，我都会驻足片刻，伸手去抚摸那破败的砖瓦，仿佛闭眼间故乡的井水依旧甘澈清甜，溢出井面，她的泉水早就渗透在我身体的血液里，流淌着……

桥儿沟

高涛



瀛湖

第1260期

完整而崭新的礼物

梁亚军

打开手机，播放着唐诗
叫女儿醒来，从睡眠的寂静中
重新回到一个
有着声响的世界
打开耳朵，打开嘴巴
也随时准备贡献出
自己的声音
一切都是熟悉的，包括
每一阵破窗而来的鸟鸣
重复着，纯洁、单一、执着
不属于我们
又像只为我们而鸣叫
吃饭的时候，我告诉女儿
倾听外面的鸟鸣
并把它想象成一份
免费的馈赠，将由她来签收
我想起昨天晚上
辅导女儿的作业

有一道题，是说出
一个新年的愿望
她的愿望那样的简单
似乎想到它，它就是真实的
说出它，就能得到它
就像她告诉我
天空是白云的家
树林是小鸟的家
早上醒来，她叫着爸爸
心满意足的样子
也让我相信她已经
从自己的愿望中
得到了一个完整
而崭新的礼物

爱上你的苍老

北洛河

你的苍老
云，还只是徘徊在发髻之间

夕阳也只是描摹在你的眉梢
月光也只是不过
才高过你含蓄的眼线
只有雨，已经缠绵
锁住你丰韵、多情的腰身
星辰已经闪烁在你
明媚、群峰、腹地之间
落日微醉，霞光已铺满
那片白皙、富饶的地平线
你的苍老
原来就是一条山脉走向
是一片亘古的高原气象
像长调一样平静、悠远、安详
爱上你的苍老
并不是百行千行的诗句
就能抵达
那是巴颜喀拉山巅上的圣雪
爱，更像是风的主意
是一条河流的决定
是一场大雪的盛况与主题
也像是鹰，最后一次
肃穆、庄严的盘旋

走马铜钱关

屈善施

铜钱关陝鄂边界一小镇，战国时期秦楚重要关隘，因考古发现秦币而得名。贤任陈康及能孙先林于其镇、村履职，今年完成脱贫任务，喜而前往。

(一)	(三)
乘风御马铜钱关， 秦道尽处接秦关。 回望长川绣成堆， 车水马龙破晓寒。	昔日赤岩今铜钱， 青山已改旧时颜。 将土执锐传捷报， 边角连营已坚牢。
(二)	(四)
风残古垒小雄关， 朝秦暮楚越千年。 君子之较非铜铁， 金戈终级化为钱。	小桥流水新农村， 绿树轻摇白飞檐。 隔岸已闻炉中酒， 登楼便是酒中仙。

树高引鸟来

沈奕君

稿子写到一半，被叽叽喳喳的鸟鸣打断，转头一看窗外，一只只麻雀正欢快地飞舞，虽然每天上班，可是忽略了眼前的景象，甚至连窗外都不曾看一眼，仔细端详，新栽的树长高了许多，茂盛的树叶快没过窗户，外面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记得搬到这间办公室时，还是几年前，那时候我刚调进单位不久，是个新兵，一切都显得新鲜，每天会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写一篇稿子，看几页书，拍几张照片，下班后还会对当天的事情进行总结，听会儿音乐，记一段日记，生活被安排的满满的，闲暇之时不忘望窗外，晨曦、午后、傍晚，我记录着四季变化，感受着时光变迁，在春之萌动，夏之涌动，秋之跃动，冬之悸动中，过完一年又一年。

办公室的对面是一栋老房子，经常会看到住户挂衣服、种盆景，唱个小曲，尤其在夜里，电视声夹杂着话语声，顿时让人感受到很温馨，家仿佛眼前。离家多年，只有每年除夕与父母兄妹短暂的相聚，因而倍加珍惜这样的时光，每逢此时，我都会屏住呼吸，体会暂时的惬意，也正是因为这样，四年前，我聆听着对面传来的歌声，写下了小说《爱唱歌的女人》，就当是思乡之情吧！

住在办公室正对面的一家，喜欢种植物，他家的盆景长的很整齐，既有仙人掌、绿萝、吊兰，也有栀子花、金银花、梅花，种花人也时常在换，老人、小孩、中年人，他们每次都拎着水壶上阳台，给盆景浇灌，修剪修剪，一站就是好一会儿，那种专注的眼神，已不多见，跻身在城市之中，如此的静让人特别舒坦，尤其是小孩，看上去也就8、9岁，嘟着个嘴，调皮的拨弄那些盆景的叶子，仿佛玩伴，特别亲密。他们的楼上住着一位老人，长时间就一个人，除了种几盆花，大部分时间把写完的字晾晒在窗户上，风一吹，那些字会随风起舞，这时候，他站在窗前，闭眼沉思，打断他的是另一户人家的吵声，也是常常让我搁下笔的缘故，由孩子大声哭，哭声中带着诉求“再也不敢了！”，接着是一位老人的骂声，我判断是孩子的奶奶，哭声和吵声也会随着时间突然停下，我和他们之间，隔着茂密的树丛，大概有几十棵，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办公室楼下。

我曾和同事猜测过对面的人家，猜测他们的身份，猜测他们的喜好，每次都只不过于纠缠结果，遇到采访，出去一趟就忘了，平时一忙，也就一天赶着一天，最后把季节推向年末。

忘了的是眼前的情景，忘不了的是烟火的气息，炒菜的香味，每天会准时抵达，那种农家土菜的烹饪方式，就是隔着窗户，也无法阻止，因此常常诱惑我屏住呼吸，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酸辣、麻辣、清炒，虽未曾品尝，但早已被其味俘虏，我和同事会情不自禁地奔向窗户，硬是等到对面炒菜声停，油锅味散，才折返到座位，我们便开始新一轮争论，酸辣土豆片、洋葱把把炒腊肉、清炒白菜，闻其味猜到八九不离十，忍着饥饿，一看时间，又到中午饭了，我们放下争论，落入市井。

单位人多，绿化也跟了上去，樱花树、桂花树、银杏树，总有那么几棵树会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出色彩，比如春天樱花璀璨，秋天桂花飘香，银杏叶黄，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它们的存在，只有窗外的树，一年四季披绿，既没有鲜艳的花期，也没有诱人的香味，更没有明显的果实，除了长“个子”，总是默默无声，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今年的新冠疫情，想起了那些医务人员，想起了志愿者、清洁工、快递员……他们总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总会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扛起重担，“国士无双”的钟南山，“人民英雄”张定宇、陈薇等，即便是那些“90、00”后，也如窗外的树，无论外界怎么变化，都默默无闻，默默无声，默默奉献。

栖息在树上的鸟，会不时地跳跃到窗台，即便是我站起来，也不离开，许是长期接触，已经习惯，亦或是在它眼中，我可能也是一棵树。

树的成长总在不经意间，就像僧人修行，尽管行程艰难，也要坚持到底。从家乡来到这个叫平利的地方，快十五年了，这些年里，我见证了这里人对树的感情，每年植树，平时栽树，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种树，树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里，乡村村多，县城也是，不仅有茶树、松树、柏树、板栗树、桂花树，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树不仅让这里变得越来越美，也让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荒滩变公园，臭水沟变新景观，“八桥”飞架南北，城大了，人多了，楼高了，唯一不变的就是种树，无论走到哪里，绿是本色，绿是信念，绿是守望，茶树的绿，胶皮的蓝，中药材的绿，树叶的绿，让人沉醉其中，在植树过程中，也是向林而生，既让树成林，林变绿，也让“绿”变“钱”，家家户户因绿色产业脱贫，因绿而富。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再听鸟声，却是那样的悦耳，仿佛鸟与树的对话。

不经意间，下起了小雨，窗外的树好像又长高了，透过叶缝，我看到树上又来了不少鸟，有麻雀，喜鹊，还有百灵鸟……

猫趣

雪涛作